

一位阿根廷學者在美國學術界的求生之旅[#]

時間：民國 106 年 8 月 28 日（一）14:00-16:30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一館 B1 亨利國學講堂 B

主講人：Carlos Alberto Torres (UCLA 教育與資訊研究院特聘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全球公民教育研究中心國際主任與顧問)

主持人：張珍瑋 (國家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

對談學者：林孟穎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林郡雯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韋岱思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張宜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張澄清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怡君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黃約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黃瑄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蔡曉楓 (國家教育研究院助研究員)

鄭英傑 (國立體育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記錄：林孟穎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圖一：主講人 Carlos Alberto Torres 教授 (後排右三)、主持人張珍瑋研究員 (前排右三) 與青年學人合影

[#] 本座談全程以英語對談。本文由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林孟穎記錄與翻譯。

本次人文大師下午茶邀請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擔任特聘教授的 Carlos Alberto Torres 分享他的美國學術經歷。Torres 教授不但擁有豐富的學術經歷，也有相當的行政經驗。今天有幸邀請 Torres 教授與青年學者對話，勢必能提供年輕學者不同的視野和啟發。

Torres 教授的演講重點，圍繞在他過去幾年所寫的自傳。Torres 教授認為，在自傳中所探討的幾個議題，也是從事學術活動的學者在學術生涯中會持續面對的問題。這部自傳名為《結構與邏輯》(*Structure and Logic*)，主題則有認同政治 (politics of identity)、再現政治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知識政治 (politics of knowledge)、鬥爭政治 (politics of struggle) (或者又稱公民參與 (civil engagement))。認同政治 (politics of identity) 為我們是誰及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再現政治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為有哪些再現工具以及再現工具的選擇。知識政治 (politics of knowledge) 為如何出版、出版什麼、在哪裡出版以及跟版權相關的議題等等。鬥爭政治 (politics of struggle) 為與公民參與有關的議題，因為社會科學這個領域與公民參與有很大的相關。

從以上主題延伸，有三個重點議題：認同、政治與教育、全球化和高等教育。認同跟如何看待世界有關聯，尤其在全球化的架構下，民族認同要如何和世界接軌，就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主題。接下來的重點議題則為政治與教育，這兩個層面實為互相影響，例如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大大影響學術界的生活，使得學者在學術界生存變得困難。最後的議題為全球化和高等教育，Torres 教授比喻這兩者的關係為落在哲學家馬基維利 (Machiavelli) 及弗雷勒 (Freire) 的理論中。另外，教授還提供四個關於公民參與 (civil engagement) 的解釋。

解釋一：從他在 (美洲) 南方經歷過的事件與活動得來的解釋。例如在社會科學界中全球知識的變動、民眾教育 (popular education) 和社會運動帶來的挑戰、參與式的計畫與民主發展 (阿雷格里港城市的經驗)、團結經濟 (an economy of solidarity) 和經濟民主的選擇及最後的反科學主義 (scientificism)。

解釋二：從世界系統來看的解釋。例如在生態教育學下的永續發展及公平、平等、自由的新世界系統和世界和平的運動。在人權層面要保存與加強記憶，因為沒有記憶就沒有未來。另外還有公共批判對社會進步的重要性。

解釋三：從批判理論來看。有反虛無主義 (nihilism) 和犬儒主義 (Cynicism)，以及與權力對話。

解釋四：Torres 教授經歷 2001 的危機和從體力與智力工作中的體驗，其結果刊登在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Torres 教授對自己從美國南方到美國學術界的生存，總結了四個結論：(1)



圖二：對談會場提問與回應

高等教育與一千年真理的追求，皆受到哲學家馬基維利及弗雷勒的影響；(2) 保存經典有它的重要性；(3) 有托之鄉 (Utopistics) 與烏托邦 (utopia)；(4) 謙虛與去了解一切事情的欲望。接下來則為對談學人的提問，從互動中展現了 Torres 教授在各式問題上的見解。

提問：請問教授如何發展研究議題？什麼樣的標準可以衡量好的研究議題？

在一個研究議題上，要確保所列出的問題皆為有相關的研究議題時，會需要決定哪些是母問題，哪些是子問題，接著決定母問題下有多少的子問題。在指導年輕學者時，我常看見一個難處，就是學生相信所有的問題都有相關性，因此他們去研究所有的事，並認為這就是全部的答案；其實，應該先將研究子題分類在母題之下，再去拓展母題的內容。接著是去找比較合適的研究方法，來回答所列出的研究問題。一旦對母題有一個綜合性的了解後，就會是研究議題中的一部分答案。研究應該是依循著一個研究興趣，此興趣通常是博士論文的延伸。對我來說，好的研究議題是可以改變世界、讓社會變得更好的議題。

提問：教授在過去三十年間已經出版超過 60 本專書和 250 篇研究論文，擁有寬廣的見識和洞察力。您如何發展教育的理論和方法？若您的理論或方法有任何變動，那是個什麼樣的變動？以及您如何管理寫作時間？

在 *Education, Power and Personal Biography: Dialogues with Critical Educators* 這本書中，訪問了眾多的學者，這些學者都有提到做事的優先順序。對我來說總是有新的事可以做，如果對事情常保興趣的話，研究就沒有界限。我想做任何想做的事，有時候失敗，有時候成功，不變的是，我渴望去了解現

代社會科學如何促成社會正義。因此我隨時都可以寫作，甚至有一本書的第一章是在飛機上寫出來的。寫作其實並不是要寫得更好，而是要寫有關係 (matter) 的事。另外，全球化之後我看見了很多的混亂，而全球化將會是一連串的嘗試與錯誤的過程 (trials and errors)。

提問：您提到在未到史丹佛大學前是不會說英語的；相對來說，臺灣一直教育學生要學習英語以利國際化，甚至強調用英語授課。您對臺灣以英語授課的看法為何？

當我還是十幾歲的少年時，想做／學三件事：數學、家庭醫生、英文，這三件事我都不擅長。但我用三個半月的時間學習英文後，就使用英文出版一篇同儕審查的文章。上帝創造宇宙萬物時，也創造了不同的語言，人們必須去學一種主要的語言來跟其他語言的人溝通。學語言要經常練習使用來熟悉它。英語的普及也說明了英語系國家權力擴張之下的影響，也有可能中國勢力抬頭後，大家開始學中文，但這也必須取決於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有沒有成功。

提問：您覺得自己最大的貢獻是什麼？

我想就是創造知識吧！我很榮幸被提名為國家教育獎 (National Education Prize) 的受獎者，此獎為表揚在教育上的傑出與創新。當時受獎內容為提倡全球公民 (global citizenship)。現在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有全球公民教育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很多國家也採用這些觀念，但其實這很困難，因為國家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越強大，全球公民教育就越難執行。其實身為一國的公民，也應該要有身為全球公民的意識。

提問：社會正義為 Freire 提出的教育核心。教育社會正義應落實在社會各個層面，例如社會階層、性別、種族等。近來臺灣也漸漸落實性別平等教育，然而有些保守團體／父母則拒絕討論性別平等這個議題，您對處理這樣的衝突時建議為何？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社會面對改變 (change) 而有的反應。在美國其實也是一樣的狀況。上帝造男造女，男生和女生就是不一樣。教學是一件困難的事，尤其教學對象是大一點的孩子，但只要教學內容合法就不會有問題。

提問：政治社會教育如何解釋成人教育中的識字研究？

政治社會教育學為探討教育和權力關係的議題。可能的研究議題多半是探

討論當學生畢業後，誰是贏家或輸家、或者誰是受益者。我特別關注的議題為教育、民主和公民身分 (citizenship) 的互動。教育就是在講可及性 (accessibility)、品質 (quality)、及移動性 (mobility) 之間的相關。前兩者的例子有住在哪個學區與接受好／壞教育的關聯。移動性則指社會階級的議題，通常上層階級的人較易移動。

那麼政治社會學如何解釋成人教育的識字研究？我想是有的，因為權利會干預教育的各個層面。

提問：高等教育帶有什麼樣的責任來影響社會？

我在 *Political Sociology of Adult Education* 一書中，對不同的大學型態加以分類：local universities 和 national universities。世界上的大學大多是 national universities。大學有不同的功能：傳遞知識、研究知識、保存知識。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大學教育也被視為是一種學生消費知識與大學供給資源的概念。在 2006 出版的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The University, The State and Market in the Americas* 專書也提到大學教育的三個危機：一是財政危機、二是組織危機（因為大學不再是知識唯一的提供機構）、三是尊重的危機。大學有可能會失去其公共領域對話的能力，而這公領域應不屬於政府也不屬於市場。現在大多數人可以透過部落格和網路找尋到想要的資訊，而很多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透過 YouTube 和其他網路媒體來傳遞知識。但大學教育還是會存在到不能存在為止。大學教育到目前為止約有一千年成功的歷史，但是品質逐漸惡化，也因此漸漸的失去其影響力。



圖三：主講人Carlos Alberto Torres教授

在美國，孩子一出生父母約要準備 15 到 25 萬美金，供給他在 18 歲時就讀大學，若是私立學校則會更貴。高等教育成為養成孩子去競爭社會地位的途徑。因為學費高昂，有些人就必須做選擇。若社會想要有天才來解決社會的問題，社會也必須要全力支持天才的成長，能想到的支持方式大概就是獎助金、獎學金、捐款。我有個關於經濟和智力的理論。基本上，上層階層的孩子聰明的話不用擔心，因為有資源；如果有經濟但是不聰明，不用擔心，因為有經濟；若孩子很天才，但家裡窮，也不用擔心，因為家族系統會盡力支持；但如果不聰明也窮，也不用擔心，因為不用上大學。

提問：面對臺灣高等教育的結構調整，要找教職（tenure-track position）非常競爭，特別是在臺灣取得博士學位的博士生。在美國較好的學校裡，有機會雇用在臺灣取得學歷的博士生嗎？

這是個重要的問題。其實博士畢業後，遲早還是可以找到被雇用的機會。工作可能會在政府機關和學術機構之間。要注意的是，若教太多書，則無法發表，學術界就是 publish or perish。發表代表創造知識。我也不確定當我退休後，我的職缺會不會被釋放出來。我想遲早還是可以找到被雇用的機會，因為很多新的工作被創造出來，但也有可能找到的工作不會是跟學校的訓練有關。

提問：2014 年臺灣頒布《原住民族教育法》，奠定原住民教育的合法基礎。然而有些法律條文讓我非常擔心，例如第四條定義原住民教育指的是一般教育（教授非民族文化的科目如數學、國語、自然、國小社會科等）和民族文化教育（跟傳統民族文化有關的科目），也就是此法令著重在把原住民知識教給原住民學生而非一般學生，這會不會把教育的意義或價值（增進了解和彼此的互動）扭曲了？

我假設臺灣的這個問題是把原住民教育實施在原住民身上。其實這無可厚非，我比較在意的是，如何在實施這樣的教育同時，也顧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性。在美國，原民教育的興起是因為受到後殖民主義的影響，故需要去保存將要面臨滅絕的原住民部落和語言。原住民還有著其他的知識，如環境保護和種植的知識。關於此問題，可參考後殖民主義和原住民教育的相關報導。

提問：教授如何平衡學術生活與個人生活？在學術界生存最重要的事是什麼？

兩個方向來回答。首先是在學術界要如何享受生活，也就是說做選擇的意

思。如果有家庭小孩，就必須考慮如何經營家庭關係。我很享受學術，同時也享受非學術的生活。對我來說，快樂是渴望生命的豐富。世界上有這麼多的資源，為何我們要沮喪，當然生理現象的改變，如腦的變化會讓我們沮喪。我有太多有興趣的事要做，如果沮喪，我就會失去生命樂趣的一部分。

再談談學術生活。除了自己的學術部分外，行政業務也是非常的繁雜。在美國，若是學生跟我說他受到了騷擾，我就必須去處理，若沒有處理，有人稟報上去，我就麻煩了。我的行政職責其實要接受很多的訓練和再訓練。行政上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例如性騷擾的問題、種族歧視、網路安全。每兩年就要通過一次這種課程。學生若因為這些問題來找我，我得把他們送到該送去的地方。在美國學術界因為非常規則化，學術生活也因此變得非常複雜。

最後要說的是，要有快樂的生活。就是要保持對生命的熱情，保持熱情的感覺，尋求可以帶領你一關接著一關的熱情。另外，我常跟學生說要常笑，當別人說你是天才，就笑一笑說自己是天才。若沒有幽默，會很難在學術界生存下去。在開懷大笑的時候，就會發現快樂。不要害怕，試著相信自己的直覺和衝動，跟著直覺不停止的快樂。